

# 男學生與女性心理學家的相遇

趙淑珠

## 作者先說

閱讀劉惠琴老師的〈性別與心理學的相遇〉一文，一方面沈浸於該文中劉老師個人在知識與思考上的疑惑、轉變與反省，一方面也佩服劉老師以精簡的文字摘要了心理學領域中的「性別盲」，並以行動、實踐來鼓勵「赤腳前行」的真實與堅持。在做為教師或研究者的角色上，許多的訓練與思考方式是贊同劉老師的論述與方向，但是如此的思考方式也常在教育工作上面對質疑（特別是來自男學生或男性聽眾），因此借用劉老師文中「不同位置自我」的概念，以下的疑問或討論將試著以「男學生」的立場來提問。

## 男學生提問

如果是「性別與心理學」，為何內容幾乎是「女性與心理學」？男性的心理學已經完全被研究、瞭解了嗎？在劉老師文中（國內心理學研究中的性別觀點）提到性別是一種「社會脈絡」、「社會建構過程」，但所舉的例子皆是女性的經驗，男人去哪兒了？劉老師說：「女人並非同一面貌」，其實男人也是吧！比如像屏東葉永錦同學<sup>(1)</sup>的生活經驗與不幸的結局，要如何讓大家瞭解如此男性的經驗呢？（需要嗎？還是不適應的人讓他們自生自滅算了？）當女性的產婆、醫師、主管或特種行業的女性經驗被描述與討論時，男性的護士、失業者或從事特種行業者，他們的經驗是什麼呢？當小學女老師自喻為「吻仔魚」時，小學男老師<sup>(2)</sup>又是什麼處境呢？需要瞭解上述這些男性嗎？誰會來瞭解他們呢？

在性別與心理學的學術領域中，理論皆是「女性主義」的理論，需要另外發展「男性主義」的理論嗎？還是有所謂的「性別理論」（兼顧女性與男性的論述）？或是女性主義的觀點就足夠了呢？其實對於女性們能有理論觀點、研究實作來為他們發聲是羨慕的，而對於男性，生活在現代的男性要以什麼觀點來認識與瞭解呢？

在討論「性別」時只有男性與女性的分類嗎？「性傾向」呢？心理學的學者如何與男同性戀者、女同性戀者、雙性戀者「相遇」呢？有一次正在看學校某單位舉辦有關認識同志的研習活動，另一位老師走過我身邊說：「是不是太 promote 這個議題了！？為什麼一直辦這個題目的研習呢？」還有一次在研討會中，某位教授強烈的質疑如果尊重同性戀的學生可以有自由選擇與決定的權力，是不是也可以尊重如楊性受刑人可以姦殺十幾人的權力或是選擇包二奶的權力？如果心理學家對於個人主體的選擇與傷害他人自主性的分辨有困難，那麼心理學家到底會如何與非主流者或弱勢者「相遇」？

有次上課時，一位男老師感慨的說「天下本無事，女人自擾之」！並批評目前所謂性別平等教科書檢視是非常荒謬的，本來醫生就是男的多，課本圖片中出現男醫生、女護士有什麼不對呢？告誡我們不要被那些「醜醜的、嫁不出去的女性主義者給洗惱了！」真的是天下本無事嗎？我們安於現況，忽略女性主義者就可以了嗎？

非常喜歡劉老師在整理客觀的心理學知識之外，分享個人的研究觀點及改變，並以「女人與心理學的相遇」說明個人的主體經驗；但對一位男學生而言，什麼時候可以看到「男人與心理學的相遇」呢？男人如何在這時代背景、歷史脈絡中找到個人自我的意義或身為男人的意義？會有男性心理學者願意出來與男學生、女學生對話嗎？

## 作者再說：我與劉老師的相遇

既然本期主題是「主體的探究與實踐」，劉老師文中又以她個人的經驗開始，說明「我」作為一位回應人與劉老師的相遇應該也不算突兀！第一次認識劉惠琴老師是在大二時，因為生涯發展的課程需要訪問「生涯典範」，當時只知道劉老師是翁開誠老師的妻子，溫柔又具自主性，對性別議題有興趣。陌生的兩個人開始約兩小時的訪問，訪談內容當然不記得，但是劉老師做為一位女性、專業人員卻也成為我學習、仰望的典範，到今天都是。如此的說明希望不被誤為阿諛，而是想從我的經驗中說明「典範」的重要。做為女學生時，我有機會從不同女老師身上看到困頓、矛盾或突破，也學習成為多種主體經驗的女性；而今天做為女性教育工作者，我知道對於女學生（當然不是全部）我提供一種學習的對象，但是對於男學生呢？他們向誰學習？他們

的典範為何？他們如何進步呢？當女性主義的聲音出現時，他們要如何自處（希望不是忽略！）？上述的問題也是我的學生經常問我的問題，或許劉老師，或許其他心理學的先進們可以回答或對話！？（2002年4月11日收件，作者為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 • 作者回應 •

## 社會不是一天造成的

劉惠琴

淑珠的回應文中捎來了諸多男學生們的對話，其中我大致分為兩種聲音。一種是，今天有女性心理學與女性主義對女人處境的關注，那麼男人怎麼辦呢？誰來關注他們呢？另一種則是在感嘆性別結構改變之不易，尤其是來自代表知識權威的心理學家們或是老師們的抗拒。王行的回應文中亦反思一位男性在台灣社會中的生成歷程。王行文中先是面對了「普同」的權力結構無所不在的「事實」，繼而深思「男」到底怎麼了？希望這樣誠摯的反思，能呼應出更多的對話。在此，我只綜合下列二個議題來陳述我的回應。

### 誰來關注男人？

首先針對第一種的發聲，我想到5年前，分別在心理衛生年會及在輔大舉辦的研討會上，都出現了這樣的聲音：「女人辛苦、男人難道不辛苦嗎？」「誰來替男人講話？」「我們是被女人推出來，回不了家的男人，我們其實更是被女人壓迫的，為什麼你們這些女性主義者不來關注我們？」我當時的反應是：「歡迎你加入性別社會改變的工作，但更希望你能挺身出來為這些男人發言」，這樣的對話，反映出男人們看見「改變」的逼迫性，但卻「困」在那裡！「困」的可能原因，有的是「不想變」，有的是「不敢變」。在我接觸的經驗中，又以「不想變」的居多。對於未曾經驗到性別結構壓迫性的諸多男性來說，日子好好的，為什麼要變？難道不知道男女天生就有許多本質上的